

大慧宗杲及其相关著述在日本的流播与影响*

陈 小 法

内容摘要:大慧宗杲的相关著述《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大慧普觉禅师书》《大慧普觉禅师法语》以及《大慧禅师年谱》等,是日本五山禅僧平时的重要读物,也受到幕府将军的钟爱,更是丛林讲筵、众僧谈资的材料。从流传在日本五山丛林的各种逸闻趣事可以得知,大慧宗杲的人格魅力、弟子教育以及佛法追求等,在日僧心目中具有较高地位。大慧宗杲虽然没有和日本进行过直接的交流,但“大慧再世说”的出现,实乃大慧精神及其所创禅风因东渡扶桑而被世代传诵之最好印证。

关键词:大慧著述 大慧印象 日僧文集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宣州银国人。号妙喜,字昙晦。宋钦宗赵桓赐予“佛日”之号,宋孝宗赵昚赐谥号“大慧”,临济十一世、杨岐四世。宗杲少年出家,辗转于赣、闽二地传法,曾多次住持阿育王寺、径山寺等,声誉颇高。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大慧宗杲本人与日本并没有直接的来往和交流,但大慧宗杲的禅风以及相关著述在日本的影响很大。十四世纪的日本丛林,曾流行日本佛教领袖春屋妙葩(1312-1388)是“大慧再世”之说,这在春屋妙葩法嗣道隐昌树的《梦中像记》中有详细记载。《梦中像记》主要记载了两件事:一是梦见入元僧中岩圆月在给众僧讲授《大慧普说》之际,中间悬挂一幅画像。中岩说是大慧像,可昌树却认为是春屋妙葩,因为画中的曲录上写着“大智普明”(春屋妙葩谥号“知觉普明国师”)四字。第二是把春屋妙葩和大慧宗杲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有被贬谪的经历,得以复出恰好都是六十九岁。再,大慧宗杲七十岁再住径山禅寺,而春屋妙葩也在七十岁再住天龙禅寺。还有,大慧宗杲在七十三岁谢事径山,退居明月堂养老。而春

* 本文系2013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日本珍藏的杭州历代高僧手迹综合研究”(A13LS01)的最终结项成果。

屋妙葩也在七十三岁之际,退居金刚院颐养天年^①。

此外,春屋妙葩退隐之际,将寓居之地称为“云门寺”,根据其门人芳通所编的《普明国师行业实录》记载,其理由是“师所寓之寺改号云门,盖慕妙喜遗风也”^②。

众所周知,春屋妙葩是日本七朝帝师梦窗疏石的高徒,多位室町幕府将军的皈依法师,相国寺二世,实际上的开山。也正是他确立了日本的五山制度,在五山文化的兴起与繁荣上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日本丛林把这么一位具有宗教领袖地位的春屋妙葩比为大慧宗杲的转世、再生,而且春屋本人也认可这一说法,这充分说明了大慧宗杲在日本佛教界享有的显赫地位和崇高声誉。

下文将以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3)丛林留存的大慧轶事、著述为主要叙事对象,探讨大慧其人及其开创的禅风在异国的流播与影响。

一、日僧文集中的大慧印象

为了考察大慧宗杲在日僧中的印象,本节将以日僧瑞溪周凤的《卧云日件录拔尤》、义堂周信的《空华日用工夫略集》以及一休宗纯的《狂云集》为例,选取其中与大慧宗杲有关的逸闻趣事,从而来探讨本节主题。

(一)《卧云日件录拔尤》

《卧云日件录拔尤》是日本室町时代中期京都相国寺禅僧瑞溪周凤的日记,由同时代末期的禅僧惟高妙安(1480-1567)摘抄而成。日记起自日本文安三年(1446)三月,搁笔于文明五年(1473)周凤圆寂之前,总七十四册。

1. “一世修行之优”

日本文安五年(1448)一月十九日条中记载曰:“防州怡云谓人曰:‘吾闻唐人说,径山回禄时,大惠塔独全。无准怒曰:土地神龙王私心,偏护大惠塔,何也?拿袖扇火,欲烧其塔。然龙王拥护所致,遂免其厄。盖大惠四十一世为大善知识,无准为四十世大善知识,以一世修行之优,其塔不坏。’想怡云有据而言乎云云。予曰:‘寻常传言,无准七世大善知识,不知孰是。’”^③大意为周防国(现山口县东南部)僧侣怡云听中国人说,径山寺发生了火灾,唯独大慧宗杲的佛塔得以保全。无准师范非常生气,埋怨土地神龙王偏护大慧之塔,竟用袖子煽火,然佛塔依然完好无损。人们觉得这是因为大慧宗杲比无准师范多了一世的大善知识修行。周凤认为怡云的话是有根据的,但一般传言说的是无准师范只是七世大善知识。

无准师范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在日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上述的记载尽管只是传闻,但非常巧妙地透露出了大慧与无准在日本丛林中的地位差异。

①[日]樋口宝堂:《云门一曲附雄峰馀滴》,鹿王院文库,1942年,第115-117页。

②[日]樋口宝堂:《云门一曲附雄峰馀滴》,第125页。

③[日]瑞溪周凤:《卧云日件录拔尤》,岩波书店,1992年,第24页。

2.“蕉芭蕉芭”

享德元年(1452)八月九日,有记载说:“一华来,天英来,三人谈谑。(中略)又曰:‘《东山外集》芭蕉之语,非芭蕉主丈之谓,盖大惠上堂蕉芭蕉芭云云。’凡自径山出行之僧,若有持此上堂语者,则守关者不问而过之,故此十道符也。《易东禅抄》云尔。予曰:‘盖在唐僧传说乎。’”^①文中提到的《东山外集》乃宋僧雪峰慧空(1096-1158)所著,别名《雪峰空和尚外集》,日本在足利时代初期就有刊本。其中有《送僧上径山兼简妙喜老人》一偈颂:“大士昨来闻出世,阿师今日又登途。杖头尚有闲田地,寄我山头一纸书。半幅全封一字无,莫嫌者也及之乎。还将昔日芭蕉语,写作王公十道符。”^②这是慧空委托上径山寺的僧人带给大慧的一封信简。

瑞溪周凤与一华、天英在谈论《东山外集》中《送僧上径山兼简妙喜老人》里“芭蕉”一语的意思。他们认为不是“芭蕉主丈”之意,而是大慧宗杲上堂语之一。而东渐健易在《易东禅抄》中称,如果径山禅僧只要口念此上堂语者,过关不问,相当于十道符之功用。但周凤认为这只是中国僧人的传说而已。

3.“瓮中走鳖”

宽正五年(1464)五月四日,松雪全杲与瑞溪周凤有交谈,其中松雪全杲提到:“大惠竹篋背触,著语曰:‘瓮中走鳖’。此著语难解,然此只打一竹篋而已。一打击破其瓮,则在中鳖可走出也。言曰背曰触,皆一时击碎了也,此即悟处也。”^③文中是有关大慧宗杲对禅宗公案“首山竹篋”理解的记载,日僧表示难以理解其中深意。

(二)《空华日用工夫略集》

《空华日用工夫略集》是日僧义堂周信的日记,现存四十册,起自正中二年(1325),终于嘉庆二年(1388)。记录了大量的人物往来、书籍交流之信息以及五山禅僧的文艺活动。

该书的“永德三年四月廿二日”条有如下记载:“入府。府君出接。余曰:‘不迁和尚师号,未及周忌,可奏请否等事’。盖禅师号始自神秀禅师,号大通禅师。国师之称亦自神秀起,即唐朝也。未示灭时赐者宋朝大惠禅师是也。(后略)”^④

永德三年(1383)四月二十二日(恐系“二十三”日之误,因之前还有一个“廿二日”),义堂周信来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府邸,就不迁和尚的禅师号之事奏请将军恩准。因不迁和尚圆寂于上年的十二月四日,至此不满周忌。义堂周信向义满说明,禅师号、国师号皆始自唐朝的神秀禅师,但在世

①[日]瑞溪周凤:《卧云日件录拔尤》,第72页。

②宋释慧空撰《雪峰空和尚外集》1卷,日本南北朝时期刊本,第22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鸛轩文库”藏,NDL请求记号:WA6-78。

③[日]瑞溪周凤:《卧云日件录拔尤》,第153页。

④[日]辻善之助编著:《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太洋社,1939年,第187页。

被赐予禅师号的,大慧宗杲是第一人。也就是说,按照中国丛林惯例,义堂周信认为,即使现在也可以赐予不满周忌的不迁和尚以禅师号。

(三)《狂云集》

以电视连续集《聪明的一休》而闻名的日僧一休宗纯(1394-1481)擅长偈颂,留下的诗作丰富,他的弟子集其成为《狂云集》,其中收诗六百六十九首。这些诗记述了一休的生平,其中也有几首提到大慧宗杲的偈颂:

大惠禅师焚碧岩集

妙喜老人千岁名,宗门润色太高生。

子胥曾受吴王戮,可惜髑髅无眼睛。^①

大慧宗杲焚烧其师圆悟克勤所著《碧岩录》一书是禅宗史上著名的史话,焚烧的主要原因是宗杲痛感僧人藉此书而不重视个人亲历悟境,不求自己真正顿悟,只学得他人妙论佳言,成为口头禅。另一则故事说的是吴国名臣伍子胥因受太宰伯嚭谗言而被迫自杀,而伍子胥自杀前交代门客,请将其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以便看着吴国灭亡。遗憾的是子胥的髑髅不长眼睛,所以无法看到吴国的灭亡。

一休认为大慧具有千古之美名,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了《碧岩录》这样的经典教诲,宗门出了“太高生”,即狂妄自大之人。所以偈颂的重点应在后两句,一休借助“髑髅无眼”来暗喻世人难以明辨大慧禅宗门的变异。因为,对于大慧禅师焚烧《碧岩录》一事,一休具有与时人不一致的看法。这在另一首偈颂中也可见端倪。

读碧岩集序

夹山言教价千金,一炬看来救古今。

休向寒灰成议论,宗乘灭却老婆心。^②

“夹山”是禅门第一书《碧岩录》的诞生地,所以文中的“夹山言教”指的就是《碧岩录》,一休认为它值千金。大慧宗杲把《碧岩录》付之一炬,看似救了古今佛门弟子,但它却灭却了禅师海人之心。也就是说一休对大慧禅师的焚书行为是怀着质疑态度的。

再来看一首提及大慧的偈颂。

大惠宏智揖图

眉毛相结眼睛同,妙喜天童机境融。

力士铁槌子房策,愤心在博浪沙中。^③

“大惠宏智揖图”又称“大惠宏智揖让图”,宋代释了惠就有《大惠宏智揖让图赞》,赞曰:“既不以爵,又不叙齿。何得过谦,让之不已。若谓是临济家风,

①殷旭民点校:《一休和尚诗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②殷旭民点校:《一休和尚诗集》,第31页。

③殷旭民点校:《一休和尚诗集》,第37页。

洞上宗旨，笑倒磨光黑交椅。”^①揖让图描绘的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二月，得以赦免放还而入住宁波阿育王寺的大慧宗杲，特上邻峰天童寺去拜会住持宏智正觉禅师(1091-1157)。宏智禅师率众在中途迎接，这就是后世禅林中脍炙人口的揖让美谈，也常作为禅宗画题之一而备受欢迎。后两句描写的是名臣张良与力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遂的故事。一休为何选取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但看似不相干的两幅历史画面呢？笔者认为，在一休看来，当时的日本佛教界看似各宗派之间“机境融”，但现实是“愤心”彰显，一触即发之状。

从以上分析可知，大慧宗杲在日本禅林界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以至于胜过育有众多日本弟子的无准师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留学派”(具有南宋留学经历)与“本土派”之间存在一些芥蒂。大慧的参禅语录、行为方式、生前经历已经成为日本禅林界的楷模和典故。而在“破戒僧”一休宗纯的眼里，对大慧焚烧祖师经典、与宏智正觉的揖让美谈具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并没有简单附和世俗风评。

二、日僧文集中的大慧相关著述

记录大慧宗杲一生的禅学思想资料丰富，主要有自著《正法眼藏》六卷，弟子们汇编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一卷、《大慧普觉禅师普说》五卷、《大慧普觉禅师书》二卷以及《大慧普觉禅师法语》三卷等。另有其门人祖咏编撰《大慧禅师年谱》一卷，记载了大慧宗杲一生的行履事迹。

以上这些著述，大都流播日本，并在五山禅僧中以各种形式传诵。以下谨以瑞溪周凤的《卧云日件录拔尤》、义堂周信的《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季弘大叔的《蔗轩日录》以及策彦周良的《初渡集》等日僧日记为主要材料，分析大慧著述在日本中世时期流播的一个历史镜像。

(一)《大慧禅师年谱》

《卧云日件录拔尤》“享德二年(1453)二月廿三日”条中有如此记载：

又曰：《大惠年谱》有“梅弓”之语，盖所谓“神臂弓”也，以梅木制之尔。^②

《大惠年谱》即《大慧禅师年谱》。文中提到的“神臂弓”据说是一种威力无比的武器，而大慧把莫逆交的张九成禅法喻为“九臂弓”，说它虽一发能穿过九层盔甲，但却被里面的“奥皮袜”给挡住。恰逢此时朝廷又兴议兵之事，而“神臂弓”一说也传至朝中。秦桧认为大慧是有意借此影射自己反战求和，遂把九成再贬至安南，大慧也受此株连，被流放到岭南。

(二)《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①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119页。

^②[日]瑞溪周凤：《卧云日件录拔尤》，第77页。

《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应安五年(1372)二月十三日”条记载:

少林说,《大慧武库》盖面帛。或云,教中有是说,未检。

少林,即曹洞宗宏智派禅僧少林如春(?-1411),曾入元师事恕仲无愠。回国后,出任镰仓圆觉寺、建长寺住持。文中少林提到的“大慧武库”即《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一书。《大慧武库》是以记载宋代临济宗、云门宗僧人的言谈逸事为主,兼及其他禅林人物的行迹和宗杲自己的若干言语和杂录,性质上属于佛教笔记。少林如春认为,“盖面帛”一语在《大慧武库》中可能没有,而是在《大慧语录》中。

此外,在一休和尚的诗文中也可见《大惠武库》的相关摘录,可见一休也曾阅读此书。

(三)《大慧普觉禅师语录》

1.《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嘉庆元年十一月五日”记载说:

赴资寿院,无求请。府君举《大慧录》“空相道人,佛是凡夫镜子,凡夫却是佛镜子,打破镜来,为你下个注脚”法语而见问。

嘉庆元年(1387)十一月五日,义堂周信因无求周仲之请赴资寿院。资寿院乃相国寺开山梦窗疏石的塔院,后改称崇寿院。当日,足利义满向义堂周信请教大慧语录“空相道人,佛是凡夫镜子,凡夫却是佛镜子,打破镜来,为你下个注脚”法语的禅意。这段语录也收录于《大慧普觉禅师法语》第二十三卷,偈文是大慧宗杲给空相道人(黄子余知县的近亲者,一说为母亲)作的法语,对凡夫与佛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将军足利义满也在研读《大慧录》,二是义堂周信具有渊博的知识,不愧为义满之师。

2.《初渡集》“天文七年(1538)七月二十八日”中有一段《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中的摘抄,详文如下:

参黄杨禅。允和尚曰:这汉参黄杨木禅,却倒缩去。《大惠语录》。^①

文中策彦周良摘抄了《大慧语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黄杨禅”的含义。所谓的“黄杨禅”是用来借呵钝汉参禅之语,指少有进步者。这段文字也可见《大慧普觉禅师普说》。根据京都大学所藏的版本来看,上文策彦周良摘抄的“允和尚”应是“老和尚”之误。

(四)《大慧普觉禅师书》

《大慧普觉禅师书》又简称《大慧书》,其中收录了大慧宗杲和四十名士大夫(其中一名是出自士大夫阶层的女性)及两名僧人的来往书信六十二篇。在这些书信中,禅师表达了他对当时各种禅法的看法,阐述了他提倡的看话禅的主张和具体方法,回答了士大夫在学佛参禅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和问题,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大慧书》受到历代僧俗信众的推崇。

在日本康历二年(1380)十月晦日,将军足利义满、管领来到南禅寺,与义

①[日]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記の研究》(上),法藏馆,1955年,第4页。

堂周信、寂室元光等进行了交流。义满问：“生死到来时，如何回避？”于是寂室以《大慧书》中的两三段来回答^①。可见，寂室元光对《大慧书》内容的熟知程度，也表明了《大慧书》在日本五山禅僧中的流播一景。

不仅如此，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满也请义堂周信讲解《大慧书》，这在《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的“永德元年(1381)九月廿二日”有记载。相关内容如下：

君又曰：昨日儒学者讲孟子书，其义各各不同，如何？

余曰：所见不同也。近世儒书有新旧二义，程朱等新义也。宋朝以来儒学者，皆参吾禅宗，一分发明心地，故注书与章句学迥然别矣。《四书》尽于朱晦庵，庵及第以《大慧书》一卷为理性学本云云。^②

足利义满问义堂周信，为什么昨日的儒者讲解《孟子》意义各不同？义堂周信回答说，儒学有新旧之别，新儒学主要参悟了禅宗。朱熹能够把《四书》推向一个高潮，那是得益于《大慧书》。可见，义堂周信对《大慧书》予以了极高的赞誉，他认为朱熹能够及第，主要得益于该书。

此外，足利义满对《大慧书》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据《空华日用工夫略集》“永德二年(1382)六月廿二日”的记载，“君(足利义满)命余讲大惠长书。高烧烛，讲读六纸”^③。即足利义满命令义堂周信点燃高烛讲授的“大惠长书”即《大慧普觉禅师书》，一次讲读了六页纸。可见，时间相当的长。除了义堂周信外，将军义满还让别的高僧也讲解《大慧书》，这在《空华日用工夫略集》“永德二年(1382)七月八日”条中有如下记载：

余与府君同命古剑讲《大慧书》，剑固辞，君不允，遂读三五纸。^④

文中提到的“古剑”即入元僧古剑妙快，回国后颇受足利义满之信任，住建仁寺。长于文笔，与绝海中津、义堂周信并称于世。义堂周信与足利义满要求古剑妙快讲授《大慧书》，起初古剑推辞，但义满不允，于是古剑只好讲解了其中的三五页。将军足利义满让义堂周信、古剑妙快分别讲授《大慧书》，可见其对该书的钟爱。

(五)《大慧普觉禅师法语》

《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嘉庆元年(1387)十月十四日”有如下记载：

新院主幢书记请讲《大惠法语》，余辞之。府君笑而助督，不得已讲五六纸。^⑤

这天，义堂周信来到鹿王院，新任院主海印善幢禅师请求其讲授《大慧普觉禅师法语》。义堂周信本想推辞，不料足利义满也有要求，于是讲授了《大惠法语》的五六页内容。

①[日]辻善之助编著：《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134页。

②[日]辻善之助编著：《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147页。

③[日]辻善之助编著：《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170页。

④[日]辻善之助编著：《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172页。

⑤[日]辻善之助编著：《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231页。

(六)《大慧普觉禅师普说》

1.《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应安三年(1370)四月十七日”条中有“为众讲《妙喜普说》二段”的记载,“妙喜普说”即《大慧普觉禅师普说》,五卷,南宋慧然、蕴闻、道先等编,略称《大慧普说》。主要内容是大慧宗杲普说宋代诸禅匠之宗旨而成。刊行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为研究临济禅机不可或缺的文献。

2.《蕉轩日记》“文明十六年(1484)五月廿三”记载说:“雨,看《大惠普说》者一十六丁,以朱句点之云云。”^①

《蕉轩日记》是日本室町时代中期临济宗圣一派季弘大叔的日记。作者大叔,道号季弘,俗姓不明。家庭情况知之甚少,只知其父名明高,有一侄名寿坚。应永二十八年(1421)八月二十五日出生备前国(现冈山县东南部),自文明十七年(1485)正月十三日中风后,病情一直没能好转,于长享元年(1487)八月七日圆寂于海会寺,享寿六十七岁。经常使用的号有“竹谷”、“蔗庵”和“蕉轩”,特别是“蔗庵、蕉轩”两号,尤其喜爱。本日记从文明十六年(1484)四月一日起,记至文明十八年(1486)十二月三十日为止,这也正是季弘大叔在大阪堺市滞留(养病)时间。

文中提到季弘大叔在雨天阅读《大慧普觉禅师普说》一书,而且还用红笔圈圈点点,可见其认真之态度。

那么,以上这些大慧的著述又是什么时候东传日本的呢?我们从《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中可以得到启示。《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是1353年日本东福寺第二十八代住持大道一以在整理师祖圆尔从中国携回的典籍时,做成的一个书籍目录。查阅该目录的“藏”和“光”两部分可知,当时圆尔携回的大慧著述有:

藏:《大慧语》十册、《大慧普说》四册、《同语录》一册、《又普说》一册、《法语》一册。

光:《大慧语》一部十册、《大惠普说》一册^②。

四、余论

日本不仅爱读大慧著作,其墨迹也备受珍藏。迄今为止的研究发现,日藏的大慧宗杲墨迹至少有10幅,其中6幅列入国宝,2幅认定为重要文化财,2幅为私人所藏。而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题为“大慧宗杲墨迹《尺牋/三月十一日》”的作品,其真实作者应为北宋政治家曾觌,品名为《曾纯甫枫桥帖》(简称“《枫桥贴》”),系日本文物界的鉴定错误。

此外,当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由于非常喜爱中国文物,鹿苑院收藏有大量中国宋元时期的名画,其中就有大慧像。根据瑞溪周凤在《卧云日件录拔

①[日]季弘大叔:《蕉轩日记》,岩波书店,1953年,第13页。

②陈小法、江静:《径山文化与中日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00-104页。

尤》中的记载,像上有张九成(无垢居士)的题赞。而义满所藏的两幅临济像的画赞分别出自大慧宗杲和佛照德光之手。

管见所及,学界关于大慧宗杲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看话禅特点及其大慧派传世这两点上,而本文论述的大慧著述、画像及其人格在日本的流传情况,还没有引起关注,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如若对上文做个简单的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大慧宗杲的著述中,《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大慧普觉禅师书》、《大慧普觉禅师法语》以及《大慧禅师年谱》在日本五山禅僧中以各种方式流传,除了作为平时阅读的汉籍之外,还是丛林讲筵、众僧谈资的材料之一。本文虽只列举了四种禅僧日记,但可见日僧对大慧著述重视一斑。此外,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也对大慧著述有着一定程度的研读。因此,大慧著述在武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从流传在日本五山丛林的各种逸闻趣事可以看出,大慧宗杲的人格魅力、弟子教育以及佛法追求等,在日僧心目中具有较高地位。

第三,大慧宗杲虽然没有和日本进行过直接的交流,但“春屋妙葩乃大慧再世说”的出现,实乃大慧宗杲精神及其所创禅风因东渡扶桑而被世代传诵之最好印证。

【作者简介】陈小法,男,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